

大

千

五

雪米莉 著

大千王

鄂新登字05号

大千王

雪米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插页

1992年12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

ISBN 7-5354-0758-7

I·631 定价：4.98元

内 容 简 介

大圈帮大哥大龙威在泰国因妻友之死怒杀仇人后，携幼女小茹逃回香港，为躲避警方缉捕和黑帮追杀，化名阿生，进入富家别墅打工藏身。

别墅主人雪曼小姐人靓人丽，风采不凡，广结富家阔少，不料反受名为富家公子实为黑帮大老千的公孙男蛊惑，委身于他，骗中生骗，玉女空喋血，豪男惨横尸。雪曼小姐香消玉殒之际，方悟真爱，却又魂化蝶飞。

大圈帮也因龙威而卷入与和胜和的争斗搏杀中，旺角三雄惨遭厄运，一雄独存。龙威不得已抛头露面，殊不知警方早布下天罗地网，一副手铐，铐断千种情仇，锁住万般希望……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天弃地遗 |
| 第二章 | 绝境逢生 |
| 第三章 | 无路情劫 |
| 第四章 | 燃燃恨火 |
| 第五章 | 游戏爱情 |
| 第六章 | 爱痴恨狂 |
| 第七章 | 血焚红颜 |

第一章 天弃地遗

美丽且温柔、俏艳又娇憨的陌生小姐，却是非凡劫匪，笑里藏枪，逼我供她伴夫妻，并非劫色，只想钱财。逃脱红颜劫，流浪港九，深知人生之苦，不堪传言。

一场生死一场梦，一腔情爱一腔恨。

拖着小茹，伫立在舱门边，启德机场内的一切都扑入眼底。霎时间，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刺得我双眼生痛，眼眶也湿润起来，周围的景物变得模糊而朦胧，虚幻缥缈如遥远时候的梦境。

我在骤然里，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回到了香港。

手里提着的黑色口袋上，还弥漫着爱妻阿英的腥甜微咸的气息。她临死前滴落在上面的鲜血还残存着，已变成暗褐色。但在我脑中，却仍是血淋淋的鲜红。

过往的岁月，无论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留给我的心情依然是含血含泪的沉重。

离开香港的日子未及半年，但几乎每天都是在死亡的阴影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死了许多该死的人，也去了无数不该去的生命。

娇艳的阿英，洒脱的阿林，峻冷的星哥，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惨烈得令我心颤心碎。

凝望着机场里流水般往来的人群，耳听着他们欢快而幸福的笑声，我分不清心头的沉重是在增添还是在减少。机械的双足，几乎鼓不起勇气走下飞机，重新踏进香港这变幻莫测的繁华里。

“先生，你怎么啦？”背后响起一个悦人的声音，娇美里浸透着温柔的关切，仿佛就响在我的耳边，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耳边有如兰的香风轻轻拂过。

这声音象一根无形的绳带，蓦地把我牵扯出复杂怅然的心境。我回过头，便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正站在我旁边，近得几乎要靠着。在她玫瑰般酡红的脸上，荡漾着关怀的笑容，自然得不染一点世俗的尘埃。

其实，我回过头，只是飞快地扫了她一眼，脑中已记下了她的容貌。乌黑的长发，光洁的皮肤，黑亮的大眼，再配上一条镶有白边的紫蓝色连衣裙，腰间束一根白色的绸带，白皙的脖颈上是一条乳白色的宝石项链。

这一切，都使这个女孩透出一种令人欢畅的温温柔柔的美。

一般来说，在女人堆里，引人注目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美丽的女人，另一种是经过打扮而变得美丽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却是那种不但天生美丽而且懂得打扮的女人，她一出现在舱门边，就引来了数双惊叹嫉妒的目光。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走出飞机的乘客，现在见了这个女孩，我才发现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乘客，我向她摇摇头，侧了侧身子，示意她先走。

“先生，需要我的帮助吗？”她的笑象春花一般灿烂，双眼征询似的看着我。

“不。”我说。虽然这是个美丽善良得令人不忍拒绝的女孩，我还是拒绝了她。经过这几年来一连串的打击，我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龙威了。

这次，在国际刑警蒋建楠的帮助下，我狼狈地回到香港，几个小时之前的血杀场面，蒋建楠手中那副锃亮的手铐以及亚洁那绝望地奔跑而又颓然倒下的身影，时刻冲撞着我的胸膛，令我举步维艰。

若不是蒋建楠放我一马，此时，我多半正坐在泰国的曼谷警署里，让他们一边录口供，一边威严地拍着桌子，骂我“笨蛋、蠢猪”或者“杀人狂”，然后，把我送进监狱，等着香港的警方派人来引渡我回香港……

我皱皱眉，阻止自己去想这些暂时与自己无关的乱七八糟的事。目前，我应该想的是走下飞机后，去何处安身，怎样才能不引人注意地将自己隐蔽起来。

这也是我淡然拒绝眼前这个漂亮靓女的善意相助的原因。况且，我也是真的不需要人帮助。

这女孩并不介意我的冷淡，反而热情地说：“那么，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我感到她的手臂擦着了 my 衣服，刚想让开，不料，腰眼却被一样东西顶住。原来不知何时，她的手臂已搭在我的腰上，但我凭经验，顶住我腰眼的不是她那柔嫩纤细的手指，而是一种没有弹性的硬硬的东西，象是……枪管！

我猛地侧过头去，双眼闪着火花，瞪着她。她脸上的笑容更加妖媚，扑闪着那双深黑的眼睛，眼里闪烁着那种顽皮的小孩特有的狡黠的光亮。

她并不害怕我刺人的目光里的愤怒，冲我轻松地一笑，情人般将嘴附在我耳边，低声说：“不要紧张，否则，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快走吧，我们已在这里站得太久了。”

她用枪管捅了捅我的腰眼，迫使我的目光柔和下来，转过头，不由自主地搂紧了小茹，和她并肩走下飞机。

小茹丝毫不知道我和她处在危险之中。她还不满一岁，才学会说几个单词。在她的意识里，根本不知道危险是何物。此时，她正拍着自己胖乎乎的小手，睁大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看着四周的一切，包括那个和我走在一起的、用枪指着 my 腰眼的女人。甚至，小茹还张开粉红色的小嘴，向我身边的这个女人笑了笑。

顿时，一朵天真、纯洁的生命之花绽放在小茹粉嘟嘟的小脸上。可爱得几乎要让我掉泪，手臂不由把她搂得更紧。

因为跑道不够长，与滑行道分隔不够阔，机场又被高山包围，常受大雾、低云层及台风的影响，启德机场被列为国

际十大危险机场之一。该机场位于九龙市中心，飞机航道与楼宇顶层的距离只有20米，香港有35万居民每天都生活在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空难中。

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启德机场的繁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从这里奔往世界各地，也不停地从世界各地奔向这里。

我抱着小茹，和那个女人慢慢地走在穿梭不息的人流中。一路上，有许许多多艳羡的目光投在我们三人身上。

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看见的是一幅完美无缺的、充满幸福和欢乐的家庭图景：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威猛潇洒的男人，正沉着洒脱地走着。他的美丽温柔的妻子，以一种优美的姿势将自己的一条手臂环在她丈夫的腰上，身子微微地依偎着他，沉浸在安宁幸福的满足里。在那个男人的手中，抱着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

没有人不羡慕那个男人，不但有款有型，有一个娇媚善良的妻子，而且还有一个充满灵气的纯真无邪的女儿。

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正被他身边的女人用枪威胁着，丝毫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命运。因为这些人忘记了一条真理：美丽往往是掩藏罪恶的一种手段。

被人用枪顶着的事，在我身上已发生过许多次。但今天，我却是第一次被人用枪顶着腰眼，而且是一个看起来很妩媚善良的美丽女孩。

被人用枪顶着，即使那个人是个漂亮的女仔，也不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女仔是什么来路，也不知道她将要干什么，更无法弄清楚她之外，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有无她的同伙。

离机场的出口越来越近，我的脚步也慢慢缓了下来。

“快走啊，不要对我耍花招！”漂亮女仔立即觉察，不客气地用枪管捅了我一下，但她的脸上，依然是妻子对丈夫般的妩媚的柔顺，这使我不由暗地里佩服她的表演天才，她的从容镇静也让我心里不安起来。

看来，这女仔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我索性站住，把头转向她，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象一个内行的珠宝商在审视他面前的一件珠宝，然后，我故作惊讶地道：“哇，小姐，你好靓吔，象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在香港很难找的。依我看，当今港九影坛里大红大紫的女明星红姑（钟楚红）阿玉（张曼玉）也比不过你。”

“少废话，快走，不然我一枪打死你。”我的嬉皮笑脸使她脸生红潮面带温色，杏眼怒睁。

“小姐，不要和我开玩笑嘛。”我把头倾向她，压低声音问她，“喂，你是不是在拍片，让我充当群众演员啊？”

我一边说，一边斜眼四下张望，只见在离我们二十码远的地方，站着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他们正在兴奋地说着话，但他们的眼睛却不时瞟向我们这边，象是对我们很感兴趣。

我心里顿时有些发凉。凭我的经验，那两个男人一定是她的同伙，难怪这女仔如此镇定自若。

“我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你走不走？”靓女仔眼底寒星一闪，枪管一用力，腰眼上一阵疼痛，我差点嚷出声来。

“那么，你开枪好啦！”我狠狠地瞪着她。真恨不得用一把水果刀划破她那张洁白玉润的脸，让她变成丑八婆一个。

那女仔并不示弱，双眼的柔媚里杂着冷煞之气，但她的话却出奇地安静平和：

“喂，你这条蠢猪，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好可爱啊，你总不想让她变成孤儿吧！”

我心头顿时发软，双眼冒火地盯着她，却气得说不出话来。小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要是她再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但对不起死在十四K枪口下的阿英，更对不起为小茹而死的阿林和星哥。

这时，站在我们不远处的那两个男人已停止说话，两人的右手都插在衣袋里，阴沉着脸向我们走过来。

直觉告诉我，那是两个右手握着枪械的杀手。我再也不敢拖延时间，让她的这两个同伙靠近我们，只好装着气馁的样子道：

“算你够狠，我们走吧！”

“这就对啦，看来，你比蠢猪要聪明得多。”女仔松了口气，半依偎地靠着我，眼里尽是嘲讽。

“你这臭婊子！”我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她一句，向扁德机场的出口走去，手臂用力把小茹护在怀中，祈求上苍不要让新的伤害降临在她身上。小茹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任何伤害降临在她身上都是不公平的。她幼小的心灵只能用来承受爱的温情和善良的祝福。

走出扁德机场，我侧眼望了望身后，见那两个男人仍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再往前走，行人就慢慢少起来。我心里有些着急，一边走，一边问身边的女仔：

“喂，你想干什么，说出来吧，或许，我会立即答应你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现在，你要做的是好好配合我，不然，我就……”她威胁地用枪管戳了戳我。

瞧着她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似乎我已是她手中一只待宰的羊羔，我真想用最恶毒的话骂她个狗血喷头。

若不是带着小茹，我早就对这个臭女仔不客气了。要从这个女仔和她的同伙手中逃脱，想来不会很辛苦。

但因为小茹，我一点也不敢轻举妄动，让她用枪顶着我走了这样远，也没有办法。我沮丧地把小茹贴在怀里，机械地移动着双腿。

街道旁，除了几辆泊着的的士外，还有些卖水果、香烟以及糕点的货档。不远处，有两名巡逻的警察正板着面孔，东瞅西望地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眼睛一亮，一线脱身的希望油然而生。正在思考着如何办时，那女仔也发现了巡逻警。

“不要说话，也不要在那两个条子身上打主意，暴尸街头的滋味可不好受。”她把目光落在小茹的苹果般粉红的小脸上，“冷静些，别冲动，这对你的女儿有好处。”

妈的醒目仔，口黑心黑的，竟把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我更有气，忍不住回敬她一句：

“大不了一起死啊！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陪我去阴府，我会很开心的。告诉你，我在阴府里变成男鬼后，非狠狠地把你这个臭三八折磨得死去活来。首先，就是划破你的脸！”

说话时，我目露凶光，对她龇牙咧嘴，她一怔，本来半偎着我的身子向旁边闪了一闪，眼底抖出惊骇和畏惧的神色。但只一瞬间，她便镇定下来，因为那两名警察越来越近，四只眼睛都在盯着我身旁的女仔看。他们的目光又兴奋又温

柔，古板的脸上也布满了柔和的线条。

“不要嘛！”她靠我更紧，仰起那张妩媚的脸，撒娇地望着我，声音甜腻如蜜。但她的手指却用很大力气，我的腰眼被她的枪管顶得发胀。

两名警察更是直勾勾了眼珠，望着她，脸上的神情分明很羡慕我的福气。大概他们想多看她几眼，便径直向我们走过来。

身旁那女仔怕我冲动，枪抵得更紧，平静地笑着，眸光柔波飞转，迷惑得两名警察放慢了脚步，魂不守舍，仿佛那是他们的老婆一般。幸亏我是她的假老公，否则真是受不了。

我们同两个条子的距离更近了，当他们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时候，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女仔，大声道：

“喂，老婆，几个月不见，你变得更靓更丽啦，我实在有些忍不住，让我亲一亲，好不好？”

那女仔未料到我会叫她“老婆”，一张俏脸顿时变得桃花般灿烂嫣然。紧张之中，枪管顶我并不那么紧了。

“不要嘛，老公，快到家啦，回家后，我让你亲个够。”她虽然脸飞红霞，却并不怎么慌乱。

“就亲一下嘛！”我用一种乞求恩赐的口吻对她说。

“这是大街上啊！”她根本料不到我会来这一套，眼光闪烁不定，弄不清我到底想要什么花招，声音有些带娇带怒。

我忍不住心中冷笑：妈的臭女仔，我龙威也是做世界（过黑社会生活）的人，你会玩，难道我就不会？！我索性站下来，大声道：“接吻不犯法的。前年，我们拍拖的时

候，不也在大街上亲热过嘛！老婆，亲一亲啦！”

“不要嘛。”她显得有些慌乱了，因为那两个条子（警察）见我们站下来，他们也站了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

从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提心吊胆，害怕这臭女仔横下一颗心来，向我开枪。过了这半晌，枪还未响，我放下心来，对两个条子笑嘻嘻地道：

“阿Sir，你们说，我老婆怎么样？很漂亮，是不是？”

“先生，你好福气啊，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其中一个条子说。

“阿Sir，你们做警察的，一定很懂法律，不知道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不准在大街上接吻啊？”我向巴气得满脸通红的女仔眈眈眼，问条子。

“没有啊 不过，在道德上……”另一个条子摇着头说。

“什么不过啊，法律上没有规定不准在大街上接吻的。”最先同我答话的那个条子打断同伴的话。看他的样子，是很怂恿我同老婆在大街上接吻的，这样他们也可以一饱眼福。

“老婆，听见了吗，阿Sir不会管我们的，只要他们不管，就没有人管我们啦，来吧，让我亲一亲。”我嬉皮笑脸地将嘴唇凑过去。

“好……好啊！”那女仔没办法，只好点点头，“就一下啊！”

“一定。”我慢慢地低下头。

可刚刚碰到她的嘴唇，她便闪开了，气恼地望着我，“老公，走吧。”

“再亲一下，怎么样？”我偷空瞅了一眼我们身后，见她那一高一矮的两个同伙正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摊档前，显得很不安，两双眼睛一直看着我们这边。我决定把戏做得十足十好。

“你说过，只亲一次的。”那靓女仔一呆，颇有些恼怒。她料不到我会这样无赖。

“你是我老婆啊，我想亲多少次就多少次，谁叫你挑上我做老公的。”我嘲讽地看着她，“况且，刚才我根本没有亲上你啊！”

“别逼我啊，老公。”女仔握枪的手又加上了劲。

“什么，我逼你，是你逼我的！”我顿时提高声音，怒气冲冲地瞪着她，“你是我老婆，却亲也不愿让我亲。告诉我，我离开香港的这几个月，你是不是养了小白脸？”

“没……没有啊！老公，你不要这么凶嘛！”那女仔慌了手脚，却毫无办法，只得顺着我的话说。

旁边站定的两个条子见我们吵架，更是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没有？我不相信这几个月你能熬得过来。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我喝斥她，得意地看着她的窘相。

“真的没有啊。”女仔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似乎是受了极大的委屈，那模样很让人怜爱。但是，除了我之外，谁又知道她那美丽非凡的外表之下，掩藏着的却是杀人放火般的残忍。而我和我的幼女小茹，则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你还想撒谎？别以为我离开了香港，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冷哼一声，十足像个呷醋的老公，“告诉我，那两

个男人是谁？”

我说话间，用提着皮口袋的手指着她的那两个同伙。

她浑身一震，脸色唰地变得苍白。显然，她并没有发觉我已知道她还有同伙。也许，她根本没想到我会如此难以对付。我感觉到她握枪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但她不敢开枪。在我们周围，除了两个条子外，还聚来了几个看热闹的人。如果她开枪，一定逃不了，况且，我威胁过她，到了阴府里要百般折磨她，划破她的脸的。

大凡女人都怕失却美丽，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而且，据我所知，女人都是怕鬼的。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我可以看出来，眼下这个女仔不但怕变成丑八怪，更怕变成女鬼受我欺凌。

在我大声的抢白之下，她顿时张口结舌，一时找不出话来掩饰。

那两个男人本一直注视着我们这边的情况，这时见我突然指着他们，不由大吃一惊，慌得头垂得低低，装着挑选摊档上的东西。

“露馅了是不是？你来机场接我，竟把两个情夫带在身边。哼，你还把没把我这个老公放在眼里？”我暴跳如雷，恶霸霸地瞪着她。

两名条子和旁边的其他人都看见了那两个男人，又见这女仔说不出话，就很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大家很是同情地看着我这个被人带了绿帽子的男人。

我不由暗暗得意。

“老公，你听我解释，他们……”那女仔只得把戏愈演愈真，哀哀地看着我。